

铸剑为犁：希伯来先知文学中的和平隐喻

李炽昌*

【摘要】在《希伯来圣经》里所谓的“神圣战争”传统中，上帝经常作为代表以色列抗击敌人的“英勇战士”，但在《以赛亚书》和《弥迦书》中也能看见与之相反的关于和平及和谐的隐喻，将用于战争的武器打成农业生产用具。本文将针对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弥迦书》第四章中关于“铸剑为犁”的和平远像及在《约珥书》中对同一隐喻进行了相反的转移，以表示对全面战争的呼唤。书写这三个文本的先知或其群体将战争隐喻的易变性及文本本身的多样性作为圣经传统的一种特性呈现出来，他们的文本也显示出其不同的历史维度及他们所关注的核心观念。简而言之，《希伯来圣经》文本是受其历史及文化环境制约的，在圣经传统中所保留下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隐喻，可以发现其植根于西亚两河流域及西北闪族人民的宗教传统，他们认为神明为其人民在战争中杀敌，以带来和平与拯救。这一概念后来被采用并改造为末世意象的“耶和華的日子”。

【关键词】先知文学；铸剑为犁；和平隐喻；耶和華的日子

述说战争的困难之处在于战争是难以言喻的。战争的亲历者一般无法或不愿叙述战争，而那些没有战争体验的人往往又过于愿意谈论战争却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①

* 李炽昌，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一级教授。

① Gabriel Moran, “War as Metaphor and War’s Own Metaphor,” *Living Nonviolently: Language for Resisting Violenc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1), 101.

一、导论

《圣经》作者非常喜欢运用隐喻的语言写作,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在本质上就是隐喻性的。^①在表达上帝对邪恶力量的审判以及对上帝子民的怜悯拯救时,战争是他们最常使用的隐喻之一。这一隐喻还被延伸到上帝愤怒地将自己的子民交给他们的敌人之手,让以色列陷入惨遭敌人践踏的惨烈战争之中。在先知书《以赛亚书》中就有明确的例子表达,以亚述人作为上帝愤怒的棍子来惩戒以色列人:“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以赛亚书》10:5)在《希伯来圣经》所谓的“神圣战争”传统中,上帝经常作为代表以色列抗击敌人的“英勇战士”,但在《以赛亚书》和《弥迦书》中也能看见与之相反的关于和平及和谐的隐喻,将用于战争的武器打成农业生产用具。本文将针对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弥迦书》第四章中关于“铸剑为犁”的和平远像及在《约珥书》中对同一隐喻进行了相反的转移,以表示对全面战争的呼唤。书写这三个文本的先知或其群体将战争隐喻的易变性及文本本身的多样性作为圣经传统的一种特性呈现出来,他们的文本也显示出其不同的历史维度及他们所关注的核心观念。简而言之,《希伯来圣经》文本是受其历史及文化环境制约的,在圣经传统中所保留下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隐喻,可以发现其植根于西亚两河流域及西北闪族人民的宗教传统,他们认为神明为其人民在战争中杀敌,以带来和平与拯救。这一概念后来被采用并改造为末世意象的“耶和華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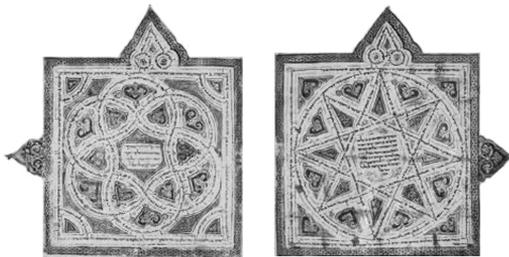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二、《以赛亚书》及《弥迦书》之铸剑为犁的意象

在《希伯来圣经》的先知作品中有两段文字提到了“铸剑为犁”,它们分别出现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及《弥迦书》第四章:

末后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布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華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① 关于对《希伯来圣经》中隐喻的探讨,可详见 Marc Zvi Brettler, *God Is King, Understanding an Israelite Metaphor*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9), 17-28; Leo Perdue, *Wisdom in Revolt: Metaphorical Theology in the Book of Job* (Sheffield: Almond Press, 1991)。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以赛亚书》2:2—5)

末后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布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華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華亲口说的。

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華我们神的名而行。(《弥迦书》4:1—5)

《圣经》甚少章节如以上两段文字一样,适用于多种和平集会与国际公共场所。它们曾在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中被唱诵,在国与国战争及一国之内的民族冲突中被引用,也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书写着受压迫的人民对和平与解放的期盼。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花园里矗立着一座在1959年设立的九英尺的青铜雕像,就是以“铸剑为犁”为题,描述了一位铁匠正将一把利剑打造为农业用的犁头的景象。^①《铸剑为犁》(*Hammering Swords into Plowshares*)也是向诺贝尔和平奖1984年得主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主教致敬的一部作品的名称,他在获奖致辞中引用了剑和犁的概念。^②

由于这两段文字(《以赛亚书》2:2—4及《弥迦书》4:1—3)太过相似,无论是现代或古代的读者们都致力于探寻这两个文本的原创及起源。以赛亚被认为是第一位先知,将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不同的传统,包括那些反对他观点的,都融入了自己的作品中。不难想象,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以赛亚是原创者,《弥迦书》引用了《以赛亚书》中的文字。但假如这两本先知书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至少两

^① “铸剑为犁”青铜雕塑是由叶夫根尼·武切季奇(Yevgeny Vuchetich)于1957年创作的,1959年由苏联赠送给联合国,它的底座刻着“WE SHALL BEAT SWORDS INTO PLOWSHARES”。

^② Irwin Abrams and Tore Frängsmyr, eds., *Peace, 1961-1990*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World Scientific, 1997);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eace/1984/tutu/lecture/>.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者都来自独立的源流。^①“铸剑为犁”表达出用生产活动替代军事行动的观点，战争与和平的对比清晰地由战争隐喻的剑到代表和平的农业工具的转变体现出来。

《圣经》的文本批判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在于如何划分这段文字的段落：《以赛亚书》2章5节应该归属于之前的2章2至4节还是之后的2章6至22节？当一些现代译者们如英译新修订标准版(NRSV)及犹太出版社(JPS)倾向将《以赛亚书》2章5节置于后文的6至22节，仍有部分人认为它应该作为1至4节的结尾。从语言学的关联来看，在第五节中出现两次的希伯来词语 hlk(“来吧”，“行走”)与在第三节中出现的另外三次 hlk(“前往”，“来吧”，“要行”)可以联系起来。^②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הֵלְכוּ, hlk)说：“来吧(לֵכוּ, hlk)！我们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布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וְנִלְכֶה, hlk)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華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以赛亚书》2:3)

雅各家啊，来吧(לֵכוּ, hlk)！我们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וְנִלְכֶה, hlk)。(《以赛亚书》2:5)

James Limburg 正确指出《以赛亚书》2章1节及2章5节为这一段文字形成了一个编辑的框架。^③这段话作为一指示和命令是由一位教导者给出“教训”(torah)——“行(hlk)他的路”，这里的“路”(drk)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按照耶和華上帝的“教训”，遵从上帝的话而行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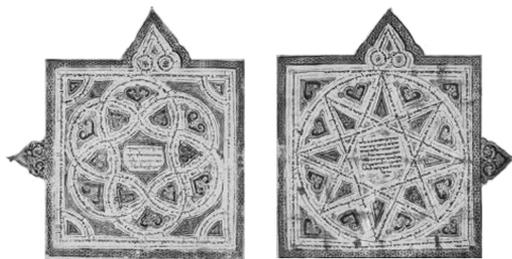
《以赛亚书》2章1至5节作为一个整体，在这里作为《以赛亚书》2章至4章的开头，与4章2至6节关于耶路撒冷的兴起的结尾遥相呼应。^④《以赛亚书》2章1至4节明显的第三人称的宣告，在2章5节到4章6节转化为第二人称。圣殿山、耶路撒冷及锡安都是雅各家的上帝所关注的，这也是在锡安诗篇中以色

① 如 Gary Stansell 认为将《弥迦书》4:1—5 置于一个较晚的时代不会遇到任何问题，参见 Gary Stansell, *Micah and Isaiah: A Form and Tradition Historical Composition* (Atlanta, Georgia: Scholars Press, 1981), 7. 关于《弥迦书》及《以赛亚书》的源流、写作年代可参阅 Charles S. Shaw, *The Speeches of Micah, A Rhetorical-Historical Analysis* (Sheffield: JSOT Press, 1993), 104-106.

② James Limburg, “Swords to Plowshares: Texts and Contexts,” in *Writing and Reading the Scroll of Isaiah: Studies of an Interpretative Tradition*, eds. Craig C. Broyles and Craig A. Evans (Leiden, New York: Brill, 1997), 280.

③ 同上。

④ Joseph Blenkinsopp, *Isaiah 1-39* (Anchor Bible Commentary) (New York: Doubleday, 2000), 191.



列的上帝(YHWH)最典型的表現特質。《以賽亞書》2章1节的“末后的日子”在2章至4章中,与“耶和華的日子”(2:12,20;3:7,18;4:1,2)有密切的關聯。Marvin Sweeney 明确指出在2章2至4节中理想化的錫安与2章5节至4章6节中基于现实的錫安的差异。^①“雅各家”(2:5,10,22)试图在文字上构建与“雅各的上帝”之间的關聯。

《以賽亞書》第二章不能被严格地认为是来自公元前8世纪时在耶路撒冷出现的以賽亞(1—39)。《以賽亞書》漫长的书写过程,已被众多不同时代的学者所探讨,其中 Bernhard Duhm 将《以賽亞書》简明地分为三个部分,这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对此问题的基本假设前提。^②在此前提下,“第一以賽亞”为第1至39章,是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耶路撒冷的以賽亞或其先知群体的作品;“第二以賽亞”为第40至55章,是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86年)被掳流亡期间的诗句;“第三以賽亞”为第56至66章,它成文于流亡后回国的6世纪(公元前538年)或者更晚,其作者被认为是形成《以賽亞書》最后的编者。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虽然有不少的声音与立论,但大多数仍沿用此三分法作为进路,进一步要厘清的问题是这三部分内部的紧密联系。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通过“经内解读”(Michael Fishbane 提出的方法)处理各章经文的文学结构与文本主题的前后呼应,学者发现《以賽亞書》65章25节参照了11章6至9节的内容^③,全书的最后两章(65至66章)与开始的章节(1至11章)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学者甚至认为56至66章是否经过独立的写作也是值得怀疑的。在《以賽亞書》第2章中对和平的呼唤在第11章及65章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華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賽亞書》11:6—9)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華说的。(《以賽亞書》65:19—25)

^① Marvin A. Sweeney, *Isaiah 1-4 and the Post-exi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Isaianic Tradition* (Berlin: de Gruyter, 1988).

^② Bernhard Duhm, *Das Buch Jesaiaübersetzt und erklärt*, 1892.

^③ Michael Fishban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Ancient Israel* (Oxford: Clarendon, 198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废止战争与和平共处的主题虽然不是《以赛亚书》及其学派和门生(9:4;11:6—9;60:18;65:25)独有的,但亦属于其重要观点之一。而《弥迦书》4章1至5节除了少数的改动和不同的结尾外,基本与《以赛亚书》2章2至5节的遣词造句相仿。“铸剑为犁”的章节在《弥迦书》中是为了与之前的事情进行对比:由于以色列人背离上帝及践踏公义而使耶路撒冷及圣殿被毁。

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弥迦书》3:9—12)

《弥迦书》4章这一将武器转化为农耕用具的呼喊是与《弥迦书》5章10至15节中由上帝主导的击碎武器及停止战争的行为联系在一起。^①它描绘了列国不再征战并鱼贯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接受“训诲”(torah),从而达到普世和平的景象。“训诲”包含了各国的休战及和平共处的约定,在无果树及葡萄树下与各国和平共处也是《圣经》中常见的非暴力景象:

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果树下安然居住。(《列王纪上》4:25)

当那日,你们各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加利亚》3:10)

《弥迦书》在普世的休战后还描述了恐惧的消除,铸剑为犁的隐喻进一步与在无果树和葡萄树下没有恐惧的安详田园景象结合起来。与《以赛亚书》2章2至5节比《弥迦书》4章1至5节更加强调宗教的作用。^②两段文字都劝告听众走向和平:“让我们行……”(《以赛亚书》2:5);“我们将行……”(《弥迦书》4:5),最后的劝告都是让听到这段话的信众摒弃战争。^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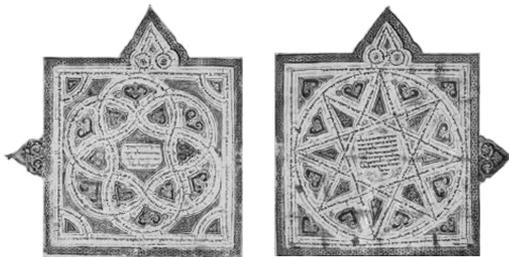
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以赛亚书》2:5)

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

① Michael Fishban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Ancient Israel*, 182-184. 也可参考《诗篇》46章。

② 关于这两段经文之关系的讨论可详见 James L. Mays, *Micah*, Old Testament Library (London: SCM Press, 1976), 95-96. James Limburg 通过许多细节指出《弥迦书》的年代更晚,同上,180。

③ James Limburg, *Hosea-Micah*, Interpretation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8), 180.



而行。(《弥迦书》4:5)

上帝的训诲一般被认为是来自西奈山上的摩西传统(《出埃及记》19—24),但是这些在《以赛亚书》及《弥迦书》中带有末世论的训诲则被认为是来自锡安,与来自西奈的训诲一样,它们被视为“上帝的话”。它们超出了在西奈传统中仅仅局限在以色列人中的国家民族观念,将以色列人视作上帝的子民(《出埃及记》19:1—5),现在上帝训诲的对象范围扩展到了列邦列国中,各国都要实现和平,不再学习战事(《弥迦书》4:3),甚至连与战争相关的知识也不应当再被传授。^①

《弥迦书》提到了其他不同宗教信仰的存在(“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尽管这些列国也被认为应前往耶路撒冷聆听训诲,但《弥迦书》认识到不同种族与宗教的现实。William McKane 指出《弥迦书》的观点是,“各国可以崇拜自己的神祇,这一现实他并没有质疑”^②。有人质疑这种对异教偶像崇拜的正面态度,但也有观点欣赏《弥迦书》这种对宗教多样性现实的宽容。James L. Mays 指出这些经文并不是对神学多样性的简单妥协,而是对待事物的现实主义。^③

在上述普世和平的末世论视角下,《约珥书》3章10节中与《以赛亚书》及《弥迦书》中关于“铸犁为剑”的隐喻的对比就更为显著了。

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

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约珥书》3:9—10)

三、铸犁为剑:《约珥书》对战争的呼唤

学者大多不会否认《以赛亚书》《弥迦书》《约珥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约珥书》很有可能源自前两者,也有学者谨慎地认为在《圣经》中的这三本书有关刀剑与犁头的隐喻可能来自另一个独立的源头。^④ Hans Walter Wolff 指出了在《约

^① James Limburg, *Writing and Reading the Scroll of Isaiah: Studies of an Interpretative Tradition*, 282.这一系列从西奈到锡安再至《新约》中耶稣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7)的指示一直被保存并延展到个人生活中(也可参见《马太福音》28:16—20)。

^② William McKane, *The Book of Mica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8), 126.

^③ James L. Mays, *Micah*, 99.

^④ 关于《约珥书》灵活且创新的运用早期及《圣经》内各种传统的做法,可参阅 Richard Coggins, “Inter-biblical Quotations in Joel,” *After the Exile: Essays in Honor of Rex Mason*, eds. John Barton and David J. Reimer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5-8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珥书》3章、《以赛亚书》2章4节及《弥迦书》4章3节之间的反讽及明显的对立。^①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三段关于刀剑与犁头的文本?我们又如何能有意义地领会与解读它们?

在 James Brenneman 看来,《以赛亚书》及《弥迦书》中宣扬的是一种“和平及包容的外交政策”^②,列邦列国去耶路撒冷的普世和平之朝圣,显示出上帝的崇高地位及各民族社群和平共处的末世观,这与《约珥书》中声称的“要以暴力对抗列国”的观点恰恰完全相反^③。《约珥书》中对战争的呼唤,必须在脆弱无依无靠的以色列人惨遭周边列国压迫与蹂躏这一历史处境下解读,是上帝对周边列国让以色列人在被掳流亡后陷入痛苦及哀伤的愤怒引发了针对这种不公义的战斗。^④

先知预言中关于战争的呼唤经常与“圣战传统”^⑤及“耶和華的日子”联系在一起。耶和華作为宇宙及人类的主宰,在早期的诗歌文学(《申命记》33;《士师记》5:13—15)及后期的末世论文本(《以赛亚书》13:1—22)中经常作为征战的战士形象出现。^⑥ 将上帝称为“万军之上帝耶和華”的用法被晚期的先知文学引用,以体现“在以色列人的观点中,战争是神、人、天、地共同的努力”^⑦。在《圣经》中的战争,如在《约珥书》第3章中体现的,是审判的战争。天上的大能者与地上列国的万民都聚集到战场上,在最终那日实现上帝的审判。^⑧ 《约珥书》第3章以上帝宣告被掳流亡的人回归(1)及聚集万民实施审判(2)开始,列国的罪在于他们使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流离失所、瓜分了上帝的土地并带走了圣殿中的宝藏(2—6),因此上帝以将他们的子女卖到远离故土的地方作为报复(7—8)。

① Hans Walter Wolff, *Joel and Amos*, Hermeneia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7), 80.

② James Brenneman, *Canons in Conflict: Negotiating Texts in True and False Prophe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0.

③ Brenneman 提供了一张表格清晰说明了犁头传统这一体现早期锡安神学的观念是如何在另一处境中被不同的受众重新解读的,同上,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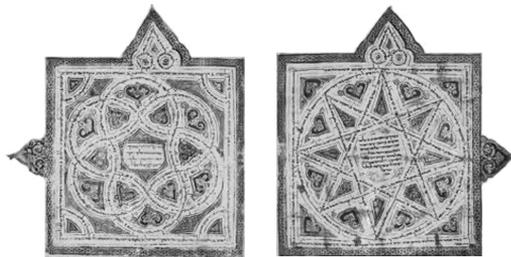
④ 关于《约珥书》的语境分析可参阅 Bruce C. Birch, *Hosea, Joel and Amos*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158-160.

⑤ Gerhard von Rad, *Holy War in Ancient Israel*, Grand Rapids (Mich.: W.B. Eerdmans Pub. Co., 1991).

⑥ Patrick D. Miller, *The Divine Warrior in Early Isra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⑦ Patrick D. Miller, *Israelite Religion and Biblical Theology*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0), 400.

⑧ Gerhard von Rad 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了耶和華的日子之本义与之后其末世论意义之关联,参见 Gerhard von Rad,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the Day of Yahweh,”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4 (1959): 97-108。



对全面战争的呼唤由上帝的话作为开始：“看哪，到那日，我使……”（1—7），《约珥书》第3章的神谕期盼上帝能派遣他在天上的大能者参与约沙法谷的战争中，“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11），日月星辰也参与其中，“日月昏暗，星宿无光”（15）。

上帝逆转了被称作他的财产（2）的以色列子民的命运，“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16），上帝将锡安作为圣山并居住在耶路撒冷（17a, 21b）。与《以赛亚书》呼吁众人前往耶路撒冷相反，《约珥书》声称“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17b）。当末世的赐福及丰裕到来之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什亭谷”（18）。以色列人命运的逆转意味着其他曾经压迫以色列的国家悲惨的境遇，“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19）。在这里，战争的隐喻很明显被用作表示以色列人的复兴及上帝对其他国家的惩治。

战争在《圣经》中不仅仅是冲突，也代表了从混乱中恢复秩序。这都能从西亚的战争神话中找到源头，《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①描写了代表混乱与深渊的女神 Tiamat 被战神 Marduk 战胜的经过。Marduk 杀死了 Tiamat 并通过将她的尸体分为天和地来确保创造及其秩序的建立。作为英雄及胜利者，Marduk 被视为万神殿中的众神之王。这一神话作为带有神性战士的战争故事中的语言及概念基础，《圣经》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上帝就经常被视为嫉妒敌人的愤怒战士：

耶和华必像勇士出去，必像战士激动热心^②，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以赛亚书》42:13）

在众神战争与冲突的“战斗神话”中，上帝与一系列和水相关的神祇战斗，包括海神（Yam）、深渊（Tehom）、海兽（Tannin）及海怪（Leviathan），它们的神话原型都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及迦南文学作品。它们之间不仅有许多语言及概念的平行，在整体行文上还有大量的相似之处。在被称为“小启示录”的《以赛亚书》24—27章中，上帝被视作在最终的战役中战胜敌人的战士：

^① James Bennett Pri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Victor H. Matthews and Don C. Benjamin, eds., *Old Testament Parallels: Laws and Stories from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7), 9-18.

^② נִצֵּץ 在希伯来圣经中共出现 43 次，其中 21 次与耶和华联系在一起，将其描绘为嫉妒的神（《出埃及记》20:5；34:14；《申命记》4:24；5:9；6:15），在许多例子里它被译作“充满热心”。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到那日,耶和華必用他剛硬有力的大刀刑罰鱷魚(לִוְיָתָן),就是那快行的蛇(נָחָשׁ בָּרֶחַח);刑罰鱷魚,就是那曲行的蛇(נָחָשׁ עֲקָלָתָיו),并杀海中(בַּיָּם)的大魚(הַתַּיִן)。(《以賽亞書》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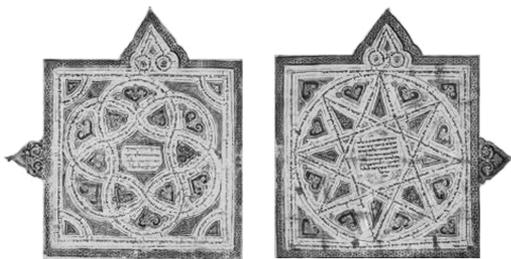
总而言之,《约珥书》将上帝视为战士号召人们与列国开展全面战争,这一号召带给读者很大的不安。在《以赛亚书》及《弥迦书》中的非暴力元素在《约珥书》中的末世论处境中被逆转为万军之王耶和華为了保护其子民向列国宣战,这种将使用暴力合理化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有些基督徒对这些经文进行了末世论的解读,与弥赛亚的国度联系起来,为了建立这一国度,上帝的子民需要容忍这一场最终的战役,通过暴力和毁灭达到其最终目标。列邦列国及异教徒被视为邪恶之人,他们将受到上帝的惩罚。这些宗教信仰徒在对弥赛亚及其国度最终和平的盼望中,对于残酷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并不会产生任何负面的情绪。当以色列软弱无力时,令人绝望的状态的确渴望逆转困境,先知所带来的神谕是令人鼓舞及赋予生机的。但是如果将经文与其当时的处境分开,只强调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与军事扩张,这些经文带来的后果是严重不幸而且非常危险的。

四、结论

《希伯来圣经》作为犹太宗教的经典,在其漫长的口传和书写过程中收纳了不同时代的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洪流中的生活点滴与信仰反思,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哀伤、立国的安居乐业与亡国的颠沛流离等经历,都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民族记忆中,书写在他们的宗教经典内,也反映在他们多姿多彩与丰富多样的诠释里。这就不难想象《希伯来圣经》的多元声音与互相矛盾的立场。在讨论《圣经》的正典与权威时 James Brenneman 欣赏《圣经》这种包容不同声音的态度,在阅读“铸剑为犁”的文本时,他也提醒现代的《圣经》读者,作为文本中这些多元声音的受众,不但不能忽视它们,而且要将经典中的不同之处都展现出来。^① 通过阅读经文内(what is in the text?)的文字表达与文学特点,深入研究经文后(what is behind the text?)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并结合经文前(what is in front of the text?)的读者之思考与反省,我们将最终选择一种最令人信服的并能解释生存现实的观点来诠释经文的意义。

《孔子家语·致思》里记述了孔子与弟子的一件逸事,与以上讨论的主题有关,值得引用作对比与反思。有一回孔子与其门生子路、子贡、颜渊北游于农山,

^① James Brenneman, *Canons in Conflict: Negotiating Texts in True and False Prophecy*, 140.



孔子叫他们各言其志,在子路与子贡分别发言后,颜渊说道:“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菽,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孔子曰:“美哉!”^①颜渊所言正是先知以赛亚要表达的人类和平远像与愿景。颜渊所言“铸剑戟以为农器”与以赛亚先知的“铸刀剑为犁头”之意义完全一致。文章开头说在联合国总部花园内,由叶夫根尼·武切季奇创作的“铸剑为犁”雕像,它代表着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的渴望,期待全世界的领袖与民众可以放弃战争和暴力。不少参观者看着这尊雕像,都会发出同一的感叹:我们这世界何时才能真正享受到“铸剑为犁”的和谐!

^① 王德明 Wang Deming 主编,《孔子家语译注》[Annotation of Confucius Ana](桂林[Guili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98),67。